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夷堅丙志 第十六卷

陶象子 嘉興令陶象有子，得疾甚異，形色語笑，非復平日，象患之，聘謁巫祝，厭勝百方，終莫能治，會天竺辯才法師元淨，適以事至秀，淨傳天台教，特善咒水，疾病者飲之輒愈，吳人尊事之，象素聞其名，即詣謁，具狀告曰，兒始得疾時，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，久之俱去，稍行至水濱，遺詩曰，生為木卯人，死作幽獨鬼，泉門長夜開，衾幃待君至，自是屢來，且言曰，仲冬之月，二七之間，月盈之夕，車馬來迎，今去妖期逼矣，未知所處，願賜哀憐，淨許諾，杖策從至其家，除地為壇，設觀世音菩薩像，取楊枝沾水，灑而咒之，三繞壇而去，是夜兒寢安然，明日，淨結跏趺坐，引兒問曰，汝居何地而來至此，答曰，會稽之東，卞山之陽，是吾之宅，古木蒼蒼，又問姓誰氏，答曰，吳王山上無人處，幾度臨風學舞腰，淨曰，汝柳氏乎，輒然而笑，淨曰，汝無始以來，迷已逐物，為物所縛，溺於淫邪，流浪千劫，不自解脫，入魔趣中，橫生災害，延及亡辜，汝今當知魔即非魔，魔即法界，我今為汝宣說首楞嚴秘密神咒，汝當諦聽，痛自悔恨，訟既往過愆，返本來清淨覺性，於是號泣不復有雲，是夜謂兒曰，辯才之功，汝父之虔無以加，吾將去矣，後二日復來曰，久與子游，情不能遽舍，願一舉觴為別，因相對引滿，既罷，作詩曰，仲冬二七是良時，江下無緣與子期，今日臨歧一杯酒，共君千里遠相離，遂去不復見，秦少遊記此事

大清宮道人

亳州蓋老君鄉里，故立太清宮，崇事之，嘗有道人賣藥者，敝衣貧窶，而意氣揚揚甚倨，攜藥炉詣殿下燒藥，大言自尊，指聖像曰，此吾之弟子也，吾為老君師聚觀漸眾，須臾，火自炉出，灼其衣，發發滿身，驚而走，左右以水沃之，不滅，狂走廷中，火所經，他物不焚，獨焚厥身，已而北面像前，若首伏者，遂斃，視其軀幹，皆灼爛矣。

王屋山

道士齊希莊，不知何許人，學養生，喜游名山，至王屋，樂之，不忍去，架草堂，居於燕真人岩前，山多栗、黃精、及諸果蔬可食者，以時收採給食，居三年，猴入其室，逐之不去，視人坐起百為，從傍效之，希莊大怪，憶初入山時，客教以逐猴法，取猴糞懸而擊之，試用之，猴捨去，甫數日，別有大猴，如五六歲兒，垂毛至地，熟視希莊，效其動作如前，懼不敢復逐，意欲出山未決，聞有呼之者，出戶，見丫髻童子，黃單衣綠帶，目有光，貌不全類人，問曰，麻籠山自何往，指示之，疾去如飛，直度嶺壑，望之不可及，自是舍傍百物，皆夜有聲，一夕大雪，晨起，見門外人跡無數，希莊發悸，不能復居，走山下得暗疾，數歲方愈，右二事皆見張文潛集

王少保

王德少保，葬於建康數十里間，紹興三十一年，其妻李夫人以寒食上塚，先一夕宿城外，五鼓而行，至村民家，少憩，天尚未明，民知為少保家，言曰，少保夜來方過此，今尚未遠，夫人驚問其故，答曰，昨夜過半，有馬軍數十過門，三貴人下馬叩戶，以錢五千，買谷秣馬，良久乃去，意殊不款曲，密詢後騎，曰，何處官人欲往何地，騎曰，韓郡王、張郡王、王少保，以番賊欲作過急，領兵過淮北捍御也，夫人命取所留錢，乃楮錢耳，傷感不勝情，祀畢還家，得疾而卒，是年四月，予在臨安，聞之於媒媪劉氏，不敢與人言，但密為韓子溫道之，及秋來，虜果入寇。

餘杭三夜叉

幹道五年，餘杭縣人餘主簿妻趙產子，青面毛身，兩肉角獠惡可怖，即日殺之，未幾同邑文氏婦生子，絕與前類，而兩面相向，大非凡所聞見比，亦殺之，而賂乳醫錢三十千，使勿言，然外人悉知之矣，已而一圃人妻，復生一物亦然，三家之怪，相去不兩年，所居只一二里內，豈非一氣所沴乎，王三恕說

張常先

張常先者，嵇仲樞密第三子，凶復不遜，秦丞相以其父故，超資用之，紹興二十五年，除江西轉運判官，其居在信州，將行，從郡守林景度機假吏卒別墓，怒不設銀香炉，梓州指使吳成忠，杖之，林不敢校，赴官三月，為言者論罷，既又坐告訐張魏公生日詩事，削籍編管循州，刑部下信州差一使臣十卒護送，時常先方自豫章歸，未至信，信守遣人逆諸途，所謂吳成忠者，偶當行，才被差，不復治裝，即日行，過於三十里間，叱下車，褫其巾，使步於馬前，未半舍，困苦不可忍，適逢所善皇甫世通，泣言其情，世通為祈吳生，賂以銀二百兩，乃得冠巾乘轎，且攜二妾俱西，每至宿店，吳生令十卒監常先，同處一房，鎖其戶，而自據二妾，凡兩月，乃至循，時疫癘大作，循民死者十四五，郡守張寧，為治城外台隱堂舍之，常先已病因，居數日愈甚，不暇入城而死，吳生亦繼焉，蓋復惡已甚矣。

華陽觀詩

紹興二十五年春，秦丞相在位，其子燿，謁告來建康焚黃，因游茅山華陽觀，題詩曰，家山福地古雲魁，一日三峰秀氣回，會散寶珠何處去，碧巖南洞白雲堆，時宋為建康守，即日鐫諸板，揚於梁間，至晚，秦往觀之，見牌側隱約有白字，命舉梯就視，則和章也，曰，富貴而驕是罪魁，朱顏綠鬢幾時回，榮華富貴三春夢，顏色馨香一土堆，讀之大不懌，方秦氏權震天下，是行也，郡縣迎候趨走，唯恐不至，無由有人敢譏切之如此者，窮詰其所自，了不可得，宋與道流皆懼，不知所為，是歲冬，秦亡。

秦昌齡

秦昌齡寫真，掛於書室，魚肉和尚見之，題曰，動著萬丈懸崖，不動當處沉埋，彌勒八萬樓閣，擊著處處門開，會得紫羅帳裡事，不妨行處作徘徊，時紹興二十三年也，至九月，昌齡調宣州簽判歸，中涂感疾，至溧水疾亟，寓於王季羔宗丞宅中，忽覺寒甚，欲得夾帳，縣令薛某買紫羅，制以遺之，遂死於其間，又是年春，在茅山觀前，遇一人，目如鬼，著白布袍，擔草履一雙，籠餅兩枚，歌而過曰，四十三，四十三，一輪明月落清潭，蓋昌齡正四十三歲也，右二事皆太平州醫湯三益說

會稽儀曹廨

嚴陵江圭，紹興中，權浙東安撫司屬官，居於會稽舊儀曹廨中，二年年皆十餘歲，早起，至中堂小合內，見婦人羅衫而粉裝，就其母裝梳處理髮，訝非本家人，走入房白父，圭亟起視之，尚見其背，入西舍一媪榻旁而滅，呼媪起，語之，媪曰，今日天未明，婦人在窗外折桃花一枝，簪於冠，笑而入，恍惚間復睡，竟不知為何人，圭以問守舍老閹卒，曰，二十年前柳儀曹居此，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，今出見者人也，世傳鬼畏桃花，其說戾矣，江鳴玉說

王氏二妾

靖康二年春，都城不守，虜指取官吏軍民無虛日，宗室婦女倡優多不免，朝士王某家早啟關，二婦人坐於外，徑趨入中堂，泣拜曰，妾等已發至軍前，竄身得歸，今不敢還故居，願為公家婢以脫命，二人皆美色，王納之，王無正室，嬖之甚至，與約不復娶，後為中書舍人出奉祠，忽起伉儷之議，一日食罷，二人盛飾出拜，驚問之，對曰，向者以當死之身，蒙主君力，以得更生，且有天日之約，不謂君賜不終，中饋將有所屬，妾誼不得生，行當永訣，故告辭，王方慰而止之，又泣曰，業已如是，然妾不忍獨死，早來湯餅中，輒已置藥，恐毒髮鬢與，願勉處後事，妾今先導入泉塗矣，再拜而出，王大駭，起視之，則徑相攜赴水死，王無以為計，呼家人語其故，急求藥解之，不及而卒。

王省元

臨江人王省元，失其名，居於村墅，未第時家苦貧，入城就館，月得束脩二千，嘗有鄰人持其家信至，欲買市中物，時去俸日尚旬浹，王省元令學生白父母豫貸焉，生持錢出，值王暫出外，乃為置諸席間，而未之告也，是夕，王夢二蛇往來蟠舞一榻上，驚覺

不復能寐。明日鄰人欲歸。王又以語學生。生具以告。乃悟昨夢。喟然歎曰。二千之入至微矣。先旬日得之。至於蛇妖入夢。陶朱猗頓。果何人哉。寧躡屣還家。茹藜飯糗。以終此身爾。功名富貴。非吾事也。即日棄館而行。不復有意於進取。科詔下。朋友交挽之。勉入舉場。遂薦送。明年省闈中第一人。仕亦通顯。伯兄在館中聞同舍說

廣州女

廣州番巷內民家女。父母甚愛之。納婿於家。女佞戾不孝。無日不悖其親。紹興二十五年七月。因晝飲過醉。復置母。既又走出戶。以右手指畫。肆言穢惡不可聞。鄰人不能堪。至欲相率告官者。忽片雲頭上起。雷隨大震。女擊死於道上。其身不僕。手猶舉指如初。予時在南海。即聞之。

確夢

靖康末。有達官不欲書姓名守郡於青齊間。以不幸死。後十餘年。其子夢行通達中。夾道榆柳。寂無行人。聞大聲起於前。若數百鼓隱隱然。漸近疑為大兵來。趨避諸路旁土室。而密窺於牖間。既至。乃數百鬼負大磨。旋轉不已。有人頭出磨上。流血滂。諦視之。蓋乃翁也。方驚痛。則復有聲如前。近而睨之。又其母夫人。不覺大哭。遂寤。懼冥祥可怖。亟詣嚴州。以錢數百千作黃篆醮。延宗室兵馬監押子舉主醮事。是夕。眾人皆見浴室外。一人衣紫袍金帶長尺許。眉目宛然可識。立於幡腳。少焉入浴間。醮事訖。子舉為奏章請命。謂其子曰。尊公事不忍宣言。當令君昆弟自觀之。取一大合。布灰其內。周圍泥封。使經日而後發視。及發之。上有畫字如世間書云。某人蠹國害民。罪在不赦。諸子慟哭而去。方達官在位。不聞有大過。既以非命死矣。而陰譴尚如是。豈非三世業乎。張晉彥祁適在彼。偶行壇下。遇男子作婦人泣曰。我乃公親戚間女也。靖康中。從夫官河北。為寇所害。旅魄無所歸。賴今夕醮力。以得至此。歷問諸家姻眷甚悉。晉彥亦以諸親不存者詢之。相與酬答。幾至曉不可脫。迨旦又升壇。立於法師之後。日光盛乃隱。王嘉叟說聞之於晉彥

異人 疽方

歙縣丞胡權。遇異人都下。授以治 疽內托散方。曰。吾此藥能令未成者速散。已成者速潰。敗膿自出。無用手擠。惡肉自去。不假刀砭。服之之後。痛苦頓減。其法用人參當歸黃芪各二兩。芎藭防風厚僕桔梗白芷甘草各半之。皆細末為粉。別入桂末一兩令勻。每以三五錢投熱酒內服之。以多為妙。不能飲者。煎木香湯代之。然要不若酒力之奇妙。京師人苦背瘍七十餘頭。眾醫竭其技弗驗。權示以此方。相目而笑曰。未聞治 疽惡瘡。而用藥如是。權固爭之。曰。古人處方自有意義。觀此十種。皆受性和平。大抵以通導血 補中益氣為本。縱未能已疾。必不至為害。何傷也。乃親治藥與服。以熱酒半升。下六錢匕。少頃痛減什七。數服之後。創大潰。膿血流迸。若有物托之於內。經月良愈。又一老人鬢發於胸。毒氣浸淫上攻。如大瓠斜垂。項石不能動。與服藥一日。鬢即散。餘小瘤如粟許。明日平妥如常。又一翁發腦。不肯信此方。殞命醫手。明年其子亦得疾。與父之狀不異。懲前之失。縱酒飲藥焉。遂大醉竟日。輾轉地上。酒醒而病已去。其他效驗甚多。真神仙濟世之寶也。選藥皆貴精去粗。取淨秤之。予兩兄以刻於新安當塗郡。

王氏石銘

邵武人危氏者。大觀二年。葬其親於郡西塔院下路傍。逾月雨過。視墳側隱然有痕。掘之。得銀酒杯二。銅水缶及鏡各一。又得埋銘石。其文曰。瑯琊王氏女。江南熙載妻。丙申閏七月。葬在石城西。諸器皆古。而制度精巧。非世工可及。

馮尚書